

偽書考別記

上篇

門藏
號 917
卷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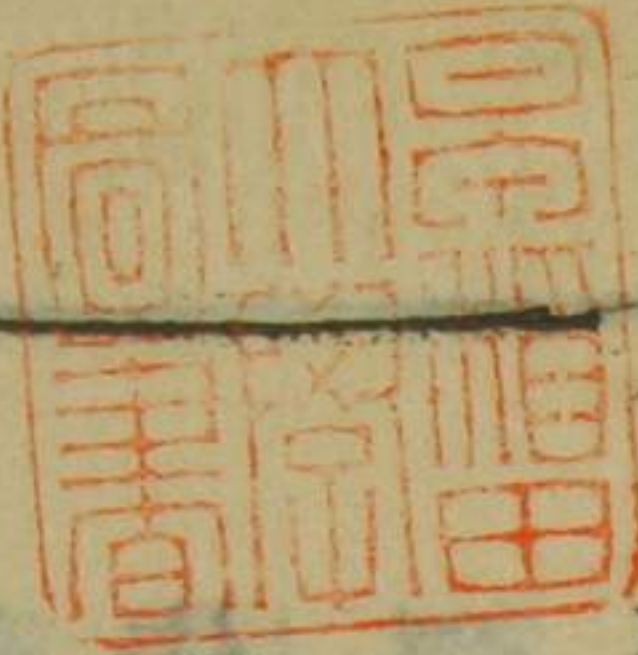
同治
丁丑
月
日

偽書之類
劉江

青山求精堂
藏書畫之記

劉江

劉江



傷寒論劄記卷一

御目見醫師田宮尚施學

知中正修子誠

門人

鵜吉政孝士友

同訂

仲師著本論之意猶孔子之作春秋歟
世衰道微名分不明邪說暴行充塞仁
義陵遲正理夫子於是取魯史之所錄
筆之削之厚典庸禮命德伐罪雖無其

位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亂臣恐賊子懼而致治之法垂於萬世也長沙公時去古未遠簡編具存而衰亂之世人心鄙薄不求經旨拘泥家技口給虛妄僥倖于萬一而餘宗族半斃非命軒岐聖澤旣幾于亡矣仲師於是感激慨歎乃務精求農黃之古訓以辨虛實寒熱之

脈證直採用扁倉之遺方以定汗下溫清之治法其立教之斷然一字千金可以破彼僻醫拙手之蒙瞶其處劑之確乎一味萬錢可以起彼非常垂死之沉痾往昔淪喪之所感慨橫天莫救之所傷惜具存于本論中矣嗚呼先聖憂邦患民之心何其至於是也醫中文宣王方術內春秋可謂兩得焉仲尼所定書

法謹嚴予奪不苟會同戰爭義例井井
叛逆姦盜斷案明明雖游夏之大賢不
能贊一辭者也於是左氏公穀傳之於
前子長孟堅倣之於後自是以降歷朝
所識諸儒所議二十之史五編之鑑紀
傳編年體裁互殊亦無不取規則於斯
者也仲景所述正大著明爲百世大經
固無論矣西晉王太醫相繼撰次編策

排列章句新述序例以示熟論之有差
異別列可不可諸篇而使知汗吐下法
不當謬試也又著脈經而判病症折万
法探隱微擴深旨使昏者復晰著者益
赫其有功聖門可勝言哉譬之左丘明
受學於夫子以撰左傳或依經而辨理
或錯經而合異三體五例條貫盡備也
又作國語以詳其畧者顯其晦者雖云

斑馬之史亦皆無不做此也叔和氏書
何似丘明也後進諸子連屬雷同極口
而誚叔和至其甚者則以比莽卓之篡
奪豈弗習而不察乎唐孫真人宋郭白
雲成無巳金劉河間張戴人元李東垣
朱丹溪明戴復菴徐春甫陶節菴張三
錫王肯堂張景岳吳又可清徐靈胎尤
在經陳修園數人各有成書雖不專為

傷寒一門設而方其討論外證則亦無
有一未原委長沙之大經而崇信之者
焉猶齊梁陳隋魏周之書五季唐宋
元明之史紀傳悉備類聚不遺溫史綱
目曾袁玉堂易知所錄時事不同文獻
迥殊其間或有強弩之末不能穿細軟
之魯帛者然皆正大統而理詭譎莫不
法獲麟之義以為準繩者也清趙翼有

二十二史劄記之作，僅僅數篇，而周鼎秦縣，可運諸掌，歷歷考據，而漢制唐律，若在眼中，分別司馬之不遇，班公之得時，而曲說二書之差異，看着沉約魏收各演前朝遺事，而通曉島夷，索虜彼此相罵也。唐書五代新舊，自有區別，金元載籍，思議脫令取舍不同之類，皆以正史證正史，並無半點之疑論滯說也。如

五色石乃五金本質，熔化青黃赤白黑之剛石，而取銅鐵之精英，以補天工所未足者，是卽煉五色石以補天也。使千古疑難，能豁然於一旦矣。此餘前人未發高論，愈出而愈奇，可謂一發長風破萬里波瀾也。苟欲觸目於汗青者，必不應不置一通於坐右也。註解長沙大經者，和漢數十家，皆詳解其義訓，而審訂

本經之謬誤或分割其方劑以實定藥
効之紛紜甲則看破王氏之私說而評
論辭章之非古也乙則主張靈素之後
出而排絕陰陽之配當也非捨蕪莠而
拾華英則何日披昏昧之浮雲而得仰
望白日之炯光乎施也幼而生育貧困
之家及長而屢罹瘧痢之惡症是故目
不識一丁字家無一帖藏本只好學而

不息最心醉於雜病傷寒千歲不易之
聖經而窮厄匱乏無力於求得書冊也
是故只得戴星而出入不厭寒暑風雪
之切肌膚或奔走窮鄉僻村而治療頑
聾之俗夫山婆或拜趨徒卒闕里而診
視污穢之病僕羸奴偶爾得數纏謝錢
則喜如夜光火珠也分半而爲薪水鹽
鼓之資留半而當臨寫猪毫之用也借

鈔良友珍藏而几上纔羅列數卷醫經
又執杖屨于隨行高年之門而欣受其
示教誦而誌之記而錄之艱難督強數
十年于斯至如本論則宋刻巾箱二三
原本皆編絕紙爛不可採收焉今也老
而不死以羸病無用之殘軀而戕賊粒
粒辛苦之米粟天公嚴責深爲可畏也
然而多篤志之益友而坐土客常滿有

受愛之病家而壺中酒不空辱蒙謁見
之特旨而每遇佳節良辰朝會于金堂
玉殿次列名家國手之席末是以舉目
見日不見長安竟忘斯身原爲草澤愚
夫也聞者及門諸子相議而惜施之所
記散佚敗裂終屬烏有也活字刷印釐
爲八卷題以傷寒論劄記使剗刪正其
訛誤施慄然恐惶不識所措徐而謂曰

公等何置世間有用之奇籍而刻此粗
漏杜撰之拙物乎如是橐本病眼惡筆
章句不分醜酪同器止不過備講習輪
讀之遺失也身死之後水石擣爛再命
還竟之名耳豈可令他人着眼高評哉
且如題號最取笑於大方也似此賤陋
之小冊以比大家亦不知耻之甚也二
三子春秋尙富望使免乃翁朽骨被諸

客之屎尿焉門生等齊進而曰先生何
怯惑之甚乎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不
必一人之天下也孔孟之道循循然而
訓誨與民同樂之義是以法語異與所
言不同孫丑萬章應荅亦殊其要不過
博文約禮誘導引教好古敏求耳自守
一己之真而不顧佗之有無者懷貨迷
邪青牛南華之所爲非聖賢之正路也

鑿小道也而有必可觀者何謂也推其
心以及人之外無更有佗矣今先生雖
赤貧也行束脩以上之徒不尠與其學
成歸鄉東西散在之士漸至六七十欲
臨寫本編而附予之豈可能哉是以排
布聚珍代細毫之勞爾固非敢脩他人
之覽也且若吾醫書專主達意苟弗治
療有益事件則字々貫珠竟屬無用也

况卷中考證皆集成和漢先賢之註解
又聚記現今在世大醫新所發明之高
論則雖僅僅斷簡與夫吐露一已怪妄
之僻說而驚盲聾之俗侶以求沽買於
世者似有大逕庭矣幸觸大方之眼而
得掣電之指摘則瞿々部面亦或生光
耀也不若行世之爲得也施於是而強
斥不得燼下照燈而正其謬誤以塞諸

纓

子之責，但衰老病軀，夕之所瞻，晨既忘之，是以衍字脫文，不勝僂指，伏望展觀。君子爲加斤正，則溝溜混濁之污水，亦變而爲滄足之清，可謂有恃也。

辨古今注解

成氏所解有隨文釋之之

謂而素難以證經義，本草以議藥方，諄諄有法度，可謂何晏之論語，玄宗之孝經也。至明方中行以無已爲遲緩也，乃

刪傷寒例，併及長沙自序，以風傷衛屬桂枝，寒傷營屬麻黃，風寒兩傷榮衛爲大小青龍之證，以分太陽上中下，雖原於孫真人，而三綱領分折方氏實開其端矣。喻嘉言程郊倩相繼而起，共隨中行說而出入之，通篇切罵叔和，亦辨破林成二氏而程之三陽三陰部位一條取證於華元化，而實爲千古不刊之的。

三子之說鼎足相持，猶唐朝孔陸賈鄭
學士羣儒修九經正義，歟爾後明清諸
醫講本論者，未不取證於三家也。清錢
天來著溯源集，大論被從前注家之訛
誤，而桂麻之論，則因循而從風寒榮衛
之配當矣。至柯韻伯之來，蘇元在經之
貫，則別出一雙眼，而看破拘着之醫
膜，蓋與宋朝子程子朱文公以性理之

學專以實用爲先務，天理人欲解得親
切。高宗御纂金鑑，則博採數家精微，其
間或有龐雜多岐之言，亦不以方寸朽
腐而廢數丈之良幹也。譬之明成祖時
命胡厚等作五經四書大全也。此餘周
張魏舒各成一家，而有發明之說，似毛
西河朱竹垞數人大才多識，考證可信
也。苟欲讀本論，則須通觀古今而取其

有效於救濟者若局々于紙上空議而疎漏於治疾之徒猶白首記誦經傳而闕如於孝弟忠信之實行也如此之徒名教罪人所深憎也

辨本邦諸注

皇國太古則邈焉醫疾令

有明堂顛顛典藥式有太素難經本草而不及本論則當時未齋來可知矣丹波公之醫心方叔引用仲景而其書隋

唐志所謂張仲景方而外臺每方引證其卷數覆載萬安方頓醫鈔雖間出長沙之劑似非引本論也弘治天文年間三喜道三數世相繼能辨明軒岐大道始上木數部著書而未聞有評解本論者也涼及有馬氏神解僅雖正太陽三編而蓋爲天朝註傷寒之鼻祖也名護屋丹水始唱古方著金匱要畧注解後

藤艮山北山友松山脇東洋等相競而
自稱古醫道然無本論解說之成書香
川秀菴著小刻傷寒論恣削經丈百百
白水之劉子傳齋必簡之微辭辨平鳩
谷之解宗及川叔山之古訓傳皆具區
令紛紜之詳說而其間不能無畫蛇添
脚之弊也吉益東洞之輯光恐未脫稿
者而藥徵類聚便覽三書間有可取者

其子南淮作傷寒論章句以倣朱子之
學庸亦著正義者蓋取五經孔疏之名
也二書並皆塗抹聖語加以無稽之言
而辨氣血水評陽明厥陰與乃父之暴
屬酷虐有數十步之差異也中西深齋
之名數解體裁似物茂卿辨名其辨正
六卷則推類例明考據間有僻案橫議
亦勝其師不止青藍水水也和山東郭

之正文解國字俗言見識卑甚然而其
裨補於治療者豈吉西二子所企及哉
圖南山田氏有集成之編述類聚和漢
諸家之注釋參互定正加以自己之見
實爲從前未曾有之好書矣已來苟談
說長沙之經者盡以二家爲百代之宗
旨萬世之師表也然而天公之心未以
爲厭足也降一位英傑於其間而重明

素難微旨而可窺仲景遺教於千歲之
下大哀先哲訓辭而可索叔和秘機於
百世之後其人爲誰桂山劉先生是也
從此以降皇邦讀本論者斷然無不隨
于此也柳沘先生續其統緒大才篤敬
敦思不擾雖無本論之注釋而藥雅一
篇比之爲則之偏僻則有冰海烈烟之
差矣蒞庭先生出于同胞最聖斯道所

撰述義得前賢未得處言故老不言者
洗滌世醫陋習而六十餘州皆識素難
之當必讀排斥洋學妖妄而五幾七道
悉知虜情之最可憎其有功於天下豈
少小而已乎哉今也法印雲從先生續
父祖遺志而力防禦異端爲之被罷出
在外斑也施雖不入其門而深爲朝野
惜之法眼拷窓喜多村先生醫學豐富

諸子百藝無所不通著疏義以引二劉
未引者而崇高之木風必折之往年以
來懸車而樂于春花秋月雖先生之素
志而從公平眼視之則似隨候明珠委
於污泥之中矣今採用和漢注解而三
先生所既引者大率省畧然亦有不得
已則煩重再記者焉覽者幸勿怪也
成方喻錢皆無解程有詳註山田氏

序

割半有七徵之說喜多村翁辨之可從
當今居世之士

此條圖南誤爲正醫
人之失也然而後章觀今之醫云今之
文乃正鑿之謂而此條卽指當時在朝
野之學士大夫也語云病而委庸醫以
比不慈不孝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也
是故太倉公仲師以後晉有皇甫玄晏
葛洪唐有柳子厚劉夢得宋有沉存中

蘇子瞻等皆當時之人傑而留神醫藥
精究方術而各有成書存焉可見志道
者不可不知醫也 本邦亦金蘭類聚
三集奉 清和平城二帝之聖訓救民
妙藥普救類方兩書成于寬永享保之
仁令也苟浴皇國之澤者可不敬戴
之哉

下以救貧賤之厄

後漢書曹褒爲將作

大令時有疾疫，衰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糜粥，多蒙濟活。

保身長全

淮南子：太上養神，其次養形。

神清意平，百節皆寧，攝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嗜欲，攝生之末也。

咄嗟

字典：嘆語也。又嗚呼，本只作烏呼。

以其名自呼，故曰烏呼。後人加口也。

重泉

按重當作黃。左傳：隱元年，不及黃。

泉無相見也。杜注：地中之水，故曰黃泉。進不愛人，知人。家語：但仁者能使人愛。

已知者能使人知己。

徒爲啼泣

爾雅注：聲似小兒曰啼。又說

文：泣，無聲而出涕也。

游竟

易大傳：精氣爲物，遊竟爲變。是故

短鬼神之情狀。按斯所言者，精氣昏曠

神竟蕩然之意。

知

危如冰谷 毛詩戰々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又喘喘小心如臨于谷

紀年以來 按紀年卽元年之謂後漢書
建安元年七月上歸洛幸故中常侍趙
忠舍官室燒盡百官被柴荆丘墟間待
卽以下手拾薪水四方九州各擁強兵
莫有拯者八月都於許宿衛近御無非
曹氏黨者范氏論曰鼎之爲器雖小而

而重故鬼神之所惜不可奪移至今負
而趨者斯亦窮運之象乎天厭火德久
矣山陽其何特可責哉噫長沙公方於
衰亂之世悲愛斯民之橫天怵惕之餘
撰述萬代不朽之大經苟從事于斯道
者豈可不崇戴乎

三分有二 程云仲景於邑宗族死亡傷
寒十居其七非盡死于傷寒之病也痛

心疾首，因於傷寒門作一部書，即借此二字外以名篇，內則立案以窮極病性，以備盡治法。柯云：傷寒雜病，仲師未嘗分爲兩條也。凡條中不貫傷寒字，即雜病同義也。按韻伯此說新奇，足驚俗耳。素問 太平御覽引世紀曰：黃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脈傍通問難八十一爲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

素
據此文則難經亦似出于太古矣。斑志載內經十八卷，外經二十七卷，通鑑前編黃帝有作內經之言，則其所由來者舊焉。三餘偶筆素問之名著於隋志，上見於漢世也。自仲景以前無文可見，莫得而知。據今世所存之書，則素問之名起漢也。又素問外九卷，漢張機晉王叔和脈經皇甫士安只爲之九卷，隨音謂

之九靈則靈樞之名始於王冰也

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

按難

經爲秦越人所著出于集註序也滑壽則疑之中西深齋則直爲吳呂廣所撰何其暴也據御覽所引則此經亦似成於上古今執其中而斷爲扁鵲矣陰陽大論桂山劉先生以運氣七編充之天元紀五運行六微百氣交變五常政六

紀

園

元正記至真要七篇皆以大論稱之而其簡編比之全經則最覺洪長乃陰陽大論之遺文而王太僕以補經可知也友人枳園森先生曰胎是懷胎之意卽女科專門之書臚顧願之義此兒科活幼之方藥錄乃本草經友人栗園淺田先生曰要畧婦人門未有小兒疳蟲蝕齒一條玉函經亦少小方一二則似二

書本有小兒一門而今皆亡失不傳也
平求之曰弁字說文云相從也廣韻云
合也兼也及也其義自見蓋平脈辨證
在仲景撰集爲緒餘論說故上加弁字
猶後世云附錄也今按并併之意蓋二
脈法先賢遺言長沙採摘以合併本論
之編首故曰併前輩多以辨平兩篇爲
叔和氏所私加者恐不免強誣也

夫天布五行 尙書初一日五行二曰水
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
下云々蔡氏云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
事以事參行天人合矣又孔安國傳五
常五行之常漢書五行五常之形氣也
宋儒以仁義禮智信爲五常宜從孔說
山田圖南割是以下爲後人所加拷窗
喜多村先生辨白其偏僻論最明了

作天師者

上古有神農 岐伯以下六臣之名正史
無所見但出于靈素按天真論卷首之
文太素無有假年要鈔亦作黃帝問於
岐伯曰上古之人云々則為王太僕所
更無疑也又內經無仲文而有鬼臾區
甲乙千金及醫心方所引今經不見者
居多則果是本經闕脫歟或斑孟堅所
謂外經扁鵲白子之內外經太平御覽

所引針灸經岐伯經之類亦未可知也
但仲師所撰用素靈難經大論藥錄今
皆兌存者可謂奇矣

觀今之醫 按自是以下論世醫之失以
照應入號之診齊候之色也山田圖
削之之謬栲窗先生辨之不務採古訓
是不思念求經旨以演其所知也各承
家技終始順舊是不留神鑿藥精究方

術也。看問疾痛，務在口給者，競逐榮勢，只趨名利也。是以相對斯須之間，復處胡亂之湯藥，何以至高才妙識之地位乎哉！嗚呼！二千年來，人情不遠，莫怪今世庸工，膝行脇肩，詭譎百端矣。又史記：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丈。按仲師之意，生而知之者，指農黃岐雷至神聖之域者，學則亞之，越人傳長桑。

遺塚

擯

舍公受陽慶之類，仲師取靈素難經大論藥錄之要，以選述此書。故自謂多聞博識知之次也。石墟文上曰：序文與全編大有工拙，蓋本論皆先秦遺言，長沙集而大成，作爲一篇。若自序則建安之時所新演文，較之通編，有大逕庭。施按此言似未可必然，亡友之語，不忍擯棄，姑記以備後考。

張機著 謹按夫子之名前後漢言三國志雖無所見而西晉諸賢皆傳其稱隋唐之史錄其方冊則現存之理更無所疑矣大明一統志有公畧傳而不引出處爲可惜也原南陽則照諸史而評論人之有無至于平田篤胤斷以爲兵葛玄二子之才大學富而尚設此不經之說乎可謂千思之一失而已

重訂

第一十四葉○法印雲從劉先生云々案先生以甲子六月上澣再有尙藥之命當謂日月未墜於地也從前居斯任之人多名家世田自誇門地而耻求下間不封要錢太守則須任完體將軍矣雲從先生豈與尸位素食之輩可同日而語乎必破鳩舌之邪語而反正路者

問

五言日也。可不謂滿天下之大幸哉。斯
時既刷印數十部。無由斤正。故再述數
行。以補前言之訛誤云。但栲窓先生則
超然而遊於世外。有再舉之命。亦趨而
避之。海內君子服其高致。而慨其隱淪
也。嗚呼。俾千里之馬。不遇於伯樂。而負
薪于中野矣。則王良造父。亦不能盡其
善御之術也。天公之心。果其是耶。非耶。

